

中日死生觀之差異 ——以「殉情」為探討主題

徐翔生 (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)

對於死亡的認知與接受，可以窺視該國之思想文化。受到儒家思想現實主義之影響，中國人重生而避談死亡。然日本人自古代以來即對死亡甚為關心，並對死亡展現高度興趣。日本人不僅不回避死亡，甚至有美化死亡、將死視為憧憬對象之傾向。究竟中國人是如何思考死亡，日本人又是如何看待死亡？以下以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中之殉情作品為例，探討其中所見之死亡思想，檢討日本人與中國人對死亡之認知及接受。另自比較思想之視點，試論日本人與中國人於死生觀之差異。期藉拙論，釐清中日兩國對死亡之獨自見解，闡明兩國於死生觀之差異。並期藉此研究，對中日思想文化之比較研究能有所助益。

1. 日本的殉情作品 《曾根崎心中》

《曾根崎心中》堪稱日本人描寫「殉情」之經典代表作。一七〇三年，近松門左衛門將當時發生的殉情編寫為《曾根崎心中》，此作搬上淨瑠璃舞台表演之後，殉情者人數激增甚至謂為流行。因此殉情流行之根源，被認為是來自《曾根崎心中》；江戶時代殉情之流行，被視為與近松門左衛門之文筆相關¹。以下先聚焦《曾根崎心中》，藉由其中描述之殉情思想，探討日本人對死亡之理解。

《曾根崎心中》描寫平野屋店員德兵衛與遊女阿初之殉情。德兵衛的主人

亦爲其伯父，以二貫錢爲訂金要求他與其姪女結婚。但德兵衛堅持與阿初之戀情而未答應婚約，此舉因而激怒主人。平野屋因此取消這門婚事，除向德兵衛追討交付其繼母之訂金，並將德兵衛驅逐出大阪。

然德兵衛向繼母取回應歸還主人的錢後，卻不幸被九平次將錢騙走。德兵衛因被友人九平次苦苦哀求，因而將歸還主人重要的錢先借給了九平次。但在其後，九平次不僅表示未曾向他借錢，甚至指責德兵衛是以偽造借據企圖騙錢，並在眾人面前羞辱德兵衛。德兵衛因失去歸還主人的錢而無法生存，阿初也因德兵衛無法存活而無存活之意願，於是二人相約前往曾根崎天神的森林殉情。

德兵衛與阿初以「彼此相視愉悅赴死²」之心境，前往曾根崎天神的森林。二人一邊祈禱著「現世之願希望能於來世完成，二人來世能共於一座蓮花之上³」，一邊到達赴死之場所。於是德兵衛先以刀刺死阿初，再以剃刀割斷自己的咽喉，在經歷「瀕死前之四苦八苦⁴」後，二人終於「無疑未來成佛，成爲戀愛之典範⁵」，實現了彼此之愛情。

以上是《曾根崎心中》對死亡之描述。這個作品中，在現世無法完成戀情的男女，將其戀情寄託於死後世界，期盼彼此之戀情能於死後世界實現，因而一同赴死，而作者亦給主角「無疑未來成佛，成爲戀愛典範」之殉情結果。自此可知，《曾根崎心中》可謂是描繪愛與死之作品，殉情是爲實現愛情而選擇赴死。此乃日本文學對殉情之描寫，中國文學作品又是如何描寫殉情呢？

2. 中國的殉情作品 《孔雀東南飛》

誠如田中謙二所指，中國文學中以殉情爲主題之作品極少，有關殉情之描寫，僅出現於收錄在《玉台新詠》中之《孔雀東南飛》⁶。根據田中謙二之解說，對於極度現實且不太相信死後世界的中國人而言，殉情乃極爲稀有之事⁷。而《孔雀東南飛》中又是如何描繪殉情呢？

《孔雀東南飛》的創作時間不明，一般認爲是於三世紀末期成立，這部作品主要描寫焦仲卿夫婦之殉情。焦仲卿是二世紀東漢末年廬江府地方州廳之官

吏，與劉蘭芝成婚。然劉蘭芝嫁入焦仲卿家後不為婆婆喜愛，經常對她有所指責，在婆婆逼迫焦仲卿與其離緣之時，劉蘭芝決定先暫返娘家。

劉蘭芝返回娘家期間，有他人前來說媒。焦仲卿聽到妻子再婚一事，便對其說「吾將獨赴黃泉」，透露自己已有尋死之念。劉蘭芝聽後也隨即回答「黃泉下相見」⁹，也表達出自己亦有尋死之意。其後，劉蘭芝在舉行婚禮前夜投池自盡，而焦仲卿也追隨其後，於家中院裡東南方的樹枝上吊自盡。

這個意外之發展，讓雙方家人決定將兩人合葬。其後在其墳上種植的松柏與梧桐，「枝枝相覆，葉葉相交。中有雙鳥，名為鴛鴦。相向而鳴，夜及五更」¹⁰。聽到此聲的人都會為之駐足，有揪心之痛。

3. 中國文學所見之死

以上是《曾根崎心中》與《孔雀東南飛》之簡述。在此須注意的是，上述二著有關殉情之描述。如前所述，在《曾根崎心中》中，近松門左衛門讓赴殉情的主角說「來世能共於一座蓮花之上」，並且給予二人「無疑未來成佛，成為戀愛典範」之美好結果。相對的是《孔雀東南飛》中，作者卻讓決定殉情的主角說「黃泉下相見」，並將殉情之結果描寫為「枝枝相覆，葉葉相交。中有雙鳥，名為鴛鴦。相向而鳴，夜及五更」。如同「枝枝相覆，葉葉相交」及「中有雙鳥，名為鴛鴦」所述，作者將殉情結果描寫為「連理枝」與「鴛鴦」。而「連理枝」、「鴛鴦」這種殉情之結果，究竟又代表著何意？

據竹田晃之解說，這是焦仲卿夫婦「強烈之愛情力量在死後產生奇蹟，其魂魄於冥界中結合」¹¹，因而出現如此之殉情結果。即男女主角之愛感動了天地，由於神明受到感動，因而在其死後出現「連理枝」「鴛鴦」之奇蹟¹²。然「連理枝」「鴛鴦」之殉情結果，真正僅是一種奇蹟？

事實上，連理枝、鴛鴦之譬喻，並非僅限於中國的古典文學，近松門左衛門的殉情作品中，亦可看到與此類似之表現。例如《曾根崎心中》中，近松描寫男女主角「以雙生之松欄為其殉情之處」¹³，將二人之心境比喻為「連理之約」。此外在《心中宵庚申》中，近松將殉情主角之心境以「雙生之松茸」¹⁴描述，使用與「連理」之意相近的「雙生」形容。「連理枝」比喻男女間愛情堅

深，鴛鴦則蘊涵夫妻始終形影不離之意。自《孔雀東南飛》作者將殉情結果描寫為「連理枝」，並且塑造為鴛鴦之形象來看，可知男女主角於死後實現了彼此之戀情，成為「連理枝」或「鴛鴦」般感情良好、形影不離之夫婦。但同樣是描寫殉情，為何《孔雀東南飛》的作者會以這種比喻、暗示性之救濟表示？

4. 中國人死生觀之宗教背景

為何中國之殉情作品與日本之殉情作品會有如何差異，此與中國傳統之思想文化有關，亦與中日死生觀之差異有所關連。中國自古以來有其固有之儒家思想哲學，道教則為民間信仰。儒家所提倡之倫理道德，支配了統治階級與知識份子的精神生活；道教則是倡導安樂之道，做為民間信仰於庶民間極受歡迎。儒家與道教是中國最重要之思想與宗教，亦為中國文化之基礎。

然不論儒家或道教，二者皆只重視現世之「生」，而對死亡不感興趣。如同《論語》所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（〈先進第十一¹⁵〉）、「不語怪力亂神」（〈述而第七¹⁶〉），儒家重視的乃是現世之生，而對死亡表現回避之態度。自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（《老子》〈第二十五章¹⁷〉）中亦可觀知，道家對生死採取的是「自然」態度，認為此乃世間之自然法則，希望藉此超越人類之生死。而深受道家影響之道教，則是致力於盡量延長生命，甚至希望能夠避免死亡。因此中國自古以來長生不老之思想異常發達，進而發展出不老不死之獨特思想。

如上所述，中國傳統的宗教中，儒家與道教均只重視現世，有極度現世主義之傾向。僅管佛教傳入中國後，讓中國人理解到三世觀念，擴大了對死後世界之視野；但即使如此，受到固有儒家與道教之影響，還是無法改變中國人自古以來所流傳之現世主義思想。自《孔雀東南飛》中亦可觀知，古代中國人的思想中，對於死後世界有黃泉之概念，但對天國卻毫無認知，這種世界觀自古以來即深植於中國社會。故將現世視為穢土、來世視為極樂淨土之佛教思想，難以在中國人的心裡扎根。因此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，自然無法看到殉情後於極樂淨土世界有「無疑未來成佛，成為戀愛典範」之美好結果，而僅能以「連理枝」、「鴛鴦」等暗示性之表現為救濟。

5. 日本文學中所見之宗教意識

中國傳統思想中，可以看到儒家與道教之現世主義思想，相對之下，日本思想中則可看到較多佛教之世界觀，男女之戀情亦常與佛教思想連結。誠如村松剛、石田瑞磨所指：以《曾根崎心中》為首，所有殉情作品均是基於佛教思想撰寫，以佛教信仰為支柱。¹⁸例如《曾根崎心中》中，德兵衛與阿初因懷有「現世之願希望能於來世完成，二人來世能共於一座蓮花之上」之念，因而一起共同赴死。這種想法的背後，蘊涵著佛教的來世思想、欣求淨土思想、以及一蓮托生之念。但若再深入思考，這種想法是否真正與佛教思想一致？

眾所周知，佛教認為生於此世本身即為痛苦，以苦來認知人類之生存。佛教認為人以生老病死四苦為首，再加上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陰盛苦之四苦，讓人類飽受此八苦所惱，生活於此充滿痛苦之世間。人類生存於此世間，不僅深受上述四苦八苦所惱，更為各種慾望及無知所苦。因此人們應斷絕慾望，自覺生存之苦是係來自無知，如此才可自痛苦中解放獲得救濟。

如上所述，佛教在教義上否定男女之戀，不認同男女間之戀情。在佛教中，男女之「愛情」是一種執著、慾望，因而被稱為是「愛着」、「愛慾」。男女間之愛着、愛慾，因是人們痛苦之原因，也是使人於生死世界中輪迴之理由。因此人一定要放棄慾望，斷絕所有之愛着、愛慾，依靠正確的修行之道，如此才可自痛苦中完全解放，進入所謂涅槃之境地。

但在《曾根崎心中》中，強調了男女之戀情，並將男女之戀與佛教思想相連結。如同「來世能共於一座蓮花之上」所示，男女主角因為持有共同往生極樂淨土之想法，因而選擇了死亡。這種男女間之戀情，看似與宗教思想並無矛盾，但自佛教之人生觀與世界觀來看，這種持有愛着、愛慾的人，死後是否真正能夠往生極樂淨土，來世共於一座蓮花之上，甚值得質疑。這種結果的表現，只能說是近松門左衛門對以尋死做為現世困境解脫之道的肯定。

6. 殉情作品中所見日本人之死生觀

《曾根崎心中》所見之殉情，不僅與佛教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有所矛盾，其

中所見之一蓮托生思想、往生極樂淨土之思想，亦與淨土信仰相異。誠如相良亨所指，一蓮托生並非源自佛教思想，而是來自日本的淨土信仰，起源於中世末期之《說經集》《KARUYAKA (かるやか)》作品。但在佛教經典中，並無一蓮托生之詞，這種思想未曾出現於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，而是來自日本之淨土信仰。據相良亨表示，日本存在著一蓮托生思想，這種想法強烈影響日本人之死生觀，因而出現「來世能共於一座蓮花之上」之殉情思想。¹⁹

殉情思想的背後，不僅蘊涵著日本佛教獨特之一蓮托生思想，亦與佛教之淨土信仰有所矛盾。根據淨土教之觀點，在此污穢之現世，凡夫俗子的人們因無法修行，故僅能於死後之極樂淨土聽誦佛法修行，如此方能進入涅槃之境界。誠如高島元洋所述，執著於現實之意識，與欣慕他界乃不同性質之事。因為欣慕淨土，首先應理解現世之無常，厭離此穢土之無常現世，視來世淨土為己應赴之處。因此為了往生極樂淨土，必須消除現世所有之執著，在此現世中之執著，應被欣慕他界之心而否定。²⁰

但在《曾根崎心中》中，男女主角將期待置於來世，並非是因頓悟現世之無常，亦非自覺愛慾是使其痛苦之原因，也並非領悟現世是穢土世界，因而厭惡而否定現世。他們因為在此現世之戀情無法實現，故將希望自現世轉至來世，期盼能於來世實踐現世中無法實現之戀情。這種來世觀中，不僅未見對男女愛慾之否定，亦無消除現世中之所有執著，更無淨土信仰中視現世為穢土之概念，也未見自己存在乃罪惡之意識。這種極樂往生之想法，不僅與佛教思想不符，也明白表現出與淨土信仰之矛盾。

7. 從殉情作品看中日死生觀之差異

綜上所述，可以觀知《曾根崎心中》中，確實蘊涵著佛教之來世觀、欣求淨土思想、以及日本淨土信仰獨特之一蓮托生思想。然不論是一蓮托生思想或欣求淨土思想，均非源自佛教思想，且與淨土信仰有矛盾之處。這部作品中所見之殉情，與佛教之人生觀及世界觀不同，亦與將現世視為穢土之淨土信仰有所矛盾。因此《曾根崎心中》雖是受到佛教影響，但作者僅是借用佛教轉生、來世等思想，而發展出其獨特之殉情思想。

非僅如此，佛教思想中人類因生存所須面臨之四苦八苦，在近松門左衛門之描述下，成爲「瀕死前之四苦八苦」。歷經這種瀕死之際的痛苦，人們才能得到「無疑未來成佛，成爲戀愛典範」之救贖。而原本消除所有欲望，斷絕四苦八苦煩惱才能進入之涅槃境地，也在此狀況下得到救贖。原本妨礙佛道修行之男女戀情，被視爲禁欲對象之男女愛慾、執著等煩惱，也因這部作品之描述，使其看來合理且美好，因而獲得極大肯定。如上所述，《曾根崎心中》中所見之殉情，與佛教思想實有極大之差異。

與《曾根崎心中》對照之下，《孔雀東南飛》中未見濃厚之佛教色彩，也未見欣求淨土與一蓮托生之念。由於深受儒家與道教之現世主義影響，在中國的殉情作品中，難以看到有關來世之記述，以及對於死後之期待。如同「黃泉下相見」所示，《孔雀東南飛》中僅描述死後會於黃泉世界相會，而對殉情之救贖，僅以「連理枝」、「鴛鴦」等比喻性、暗示性之救贖形式表達。自此可以觀知中國人與日本人對死亡看法之差異，亦可察知中國人與日本人在死生觀之差異。

因爲受到儒家與道教之影響，中國人總會居於現世主義之立場思考死亡，以現實主義之觀點來思考事物。在此現實主義影響之下，中國人對於自己無法看見之物會感質疑，會以冷靜態度去看待所有事物。因此中國人只相信實體之物，而難以接受自己無法看見之物，當然也就難以對其尊崇。此即中國人較難以接受佛教之來世觀，亦較無法認同淨土思想之緣由。

因爲自儒家及道教現世主義之觀點來看，極樂淨土是超越現世無法看見之處，人們無法清楚意識對其之感覺。我們因爲無法看到這個不可視之世界，也無法直接經歷這個超出意識之世界，因此對中國人而言，極樂淨土並非確實存在而是所謂的虛像。這種不確定的死後世界是否真正存在，乃值得懷疑。我們死後是否真正能赴這個不確定之淨土世界，亦令人質疑。

綜上所述，因受儒家與道教之現實主義影響，再加上難以接受淨土思想，因此中國文學作品中，以殉情爲主題的作品極少，也很難發見歌詠殉情之作品。即使有《孔雀東南飛》之殉情作品，也無法見到《曾根崎心中》中所描述「無疑未來成佛」之場景，也無法看到「成爲戀愛典範」之美好結局，僅能看到像「連理枝」、「鴛鴦」這種暗示性、隱喻性之救贖表現。自此可以窺視中國

人與日本人對死亡之看法。即佛教滲入日本人的生活之中，對日本人死生觀產生莫大影響，受到佛教來世觀及淨土思想影響，日本人對死亡有著高度期待，對死後世界感到憧憬，並有將死亡美化之傾向。

與此相對的是，中國人的死生觀較不受佛教影響，而是深受儒家與道教之影響。因為受到儒家及道教之現實主義影響，中國人對來世較無過多期望，亦無美化死亡之傾向。因此自以愛與死為題材撰寫之殉情作品來看，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有極大差異，對死亡之理解亦與日本文學儼然不同。所以反映這些想法的文學作品，當然也無法出現美化死亡或深入描繪死亡之事。此乃殉情作品中，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最大之差異，同時亦為中日死生觀最大之相異之處。

参考文献

- 石田瑞麿 《日本古典文学と仏教》 東京：筑摩書房 1985年4月
相良 亨 《日本人の死生觀》 東京：ペリかん社 1984年6月
相良 亨 《日本人の心》 東京：東京大会出版会 1984年11月
諏訪春雄 《愛と死の伝承》 東京：角川書店 1968年12月
高島元洋 〈中世における他界觀念の一樣相〉(《日本倫理思想史研究》所收) 東京：ペリかん社 1983年7月
高島元洋 〈情による超越——他界から虚構へ〉(《超越の思想》所收) 東京：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3年2月
高島元洋 《日本人の感情》 東京：ペリかん社 2000年4月
竹田 晃 《中国の幽霊》 東京：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0年12月
立川昭二 《日本人の死生觀》 東京：筑摩書房 1998年6月
中村 元 《東洋人の思惟方法》 東京：春秋社 1972年12月
中村 元 《原始仏教の生活倫理》 東京：春秋社 1972年8月
久野 昭 《日本人の他界觀》 東京：吉川弘文館 1997年2月
村松 剛 《死の日本文学史》 東京：中央公論社 1975年5月

注

- 1 村松剛《死の日本文学史》(東京：新潮社、1975年5月、220—221頁)、諏訪春雄《心中——その詩と真実》(東京：毎日新聞社、1977年3月、223—230頁)。

- 2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《曾根崎心中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、1993年9月）124頁。
- 3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《曾根崎心中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、1993年9月）126頁。
- 4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《曾根崎心中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、1993年9月）129頁。
- 5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《曾根崎心中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、1993年9月）130頁。
- 6 田中謙二《楽府・散曲》（東京：筑摩書房、1983年1月）74頁。
- 7 田中謙二《楽府・散曲》（東京：筑摩書房、1983年1月）74頁。
- 8 田中謙二《楽府・散曲》（東京：筑摩書房、1983年1月）111頁。
- 9 田中謙二《楽府・散曲》（東京：筑摩書房、1983年1月）112頁。
- 10 田中謙二《楽府・散曲》（東京：筑摩書房、1983年1月）115頁。
- 11 竹田晃《中国の幽霊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学出版会、1980年12月）89頁。
- 12 竹田晃《中国の幽霊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学出版会、1980年12月、89－90頁）。
- 13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《曾根崎心中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、1993年9月）127頁。
- 14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《近松浄瑠璃集上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、1958年11月）459頁。
- 15 吉川幸次郎《論語下》（東京：朝日新聞社、1966年1月）24頁。
- 16 吉川幸次郎《論語上》（東京：朝日新聞社、1965年12月）214頁。
- 17 福永光司《老子》（東京：朝日新聞社、1968年10月）144頁。
- 18 村松剛《死の日本文学史》（東京：新潮社、1975年5月、228頁）、石田瑞麿《日本古典文学と仏教》（東京：筑摩書房、1985年4月、374頁）。與此相近之解釋，亦可見於 Maurice Pinguet 著・竹内信夫訳《自死の日本史》（東京：筑摩書房、1986年5月、236－238頁）。
- 19 相良亨〈日本人の死生観〉（《相良亨著作集4》所收、東京：ぺりかん社、1994年4月、93－95頁）。
- 20 高島元洋〈中世における他界觀念の一樣相〉（《日本倫理思想史研究》所收、東京：ぺりかん社、1983年7月、42－43頁）。